

留学素描

麻省理工颜晓川：享受差异 坚持自己

穆宏远

“我原以为只有美国人才能当队长。”一句话，如一块巨石，压在颜晓川的胸口。

仰望交错的“星光”

在颜晓川就读的美国加莫瑞利高中，跨学科智力竞赛“知识碗”备受学生青睐。11年级时从中国转校而来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一个队长位置。而被取代的那位白人同学，则甩下一句狠话，独自离开。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代表了主流，而我不是。”虽然深感困惑，但颜晓川还是尽力理解和接受由差异带来的挑战，并且积极投入到比赛之中。“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陷入回忆的颜晓川难掩兴奋，“我们队的3名成员分别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这种多元的人员构成，反而成为了最大的优势，帮助我们战胜了很多只由美国学生或者亚洲学生组成的队伍。”

“我接受过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心算能力优于其他同学。有一道讲‘追及问题’的数学应用题，我最快得出了答案。”颜晓川向记者描述道，“母语是西班牙语的拉美同学很擅长外国文学常识类的题目，而另一位美国同学则对英语文学了如指掌。”

比赛结束当晚，颜晓川抬眼望天，他感觉星光很美。“在美国的高中里，同学仿佛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化背景‘星光’交错，让我感受到了差异的力量。”颜晓川说。

多元认知的碰撞

2010年夏天，在凌晨两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中，刚刚完成物理作业的颜晓川走出了物理楼的自习室。不经意间回头，他看到一片灯火。

“有些人真心热爱物理，付出全部感情和精力也不会厌倦。而我，仅仅是在完成作业。”灯下苦读的同学让颜晓川想到自己，“这样的大学四年对我来说会很辛苦，但是依然无法在竞争中胜出。”

“我想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受益于学校相对自由的选课制度，颜晓川选择离开物理专业，改学经济学。而此后在华尔街的一家投资银行的实习经历又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学习道路。

实习期间，全球金融行业的监管法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亲身的经历给颜晓川带来了巨大震动，“只学经济学是不够的，我还要念法律，了解监管这个行业的体系以及政府环境。”

由于麻省理工学院没有法学院，颜晓川决定跨校注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选课。“哈佛法学院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但两校交叉注册办公室的老师告诉颜晓川，在她任期内并无这样的案例，也很难换算学分。此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40余年的莫顿·霍维兹教授帮助颜晓川实现了愿望。“霍维兹教授告诉我，我是他所教过的第二位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转来的学生。”

“跨学科的学习让我获得了只学经济学的同学所不具备的视野。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帮助我重新审视金融行业的前景，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颜晓川说。



颜晓川近影

探索专业的差异

“不敢上前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2013年4月，刚刚发生爆炸案的波士顿全城戒严，所有公共交通停业。而颜晓川却乘着 Zipcar (美国网上出租车)，奔赴花旗集团的传奇人物约翰·里德的办公室。

“我们聊了大约8个小时，后来录音整理出来有5万多字。”颜晓川对那次“采访历险”印象深刻。

“很多学生只关心就业前景，对于学科本身了解不多。”2007年，为了“填补国内学科介绍类图书出版的空白”，同样面临着专业选择的颜晓川在海外求学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遍访数百位国内外一流大学各学科的代表性学者。2013年底，《一位麻省理工学生的采访笔记——世界百余学界权威谈专业》(共四卷)出版。“我会在采访中总结出各种不同学科的独特性质。”颜晓川说。

大学期间在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涉足帮助颜晓川有更多机会联系到理想的采访对象，也让他在驾驭访谈时游刃有余。“为了把握好提问的尺度，并且发掘出第一手有价值的信息，我在每次采访之前都会了解采访对象的背景材料。比如在采访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之前，我就提前读了他的著作，了解一些专有名词，以便使谈话流畅地进行下去。”

中美教育交流会聚焦中外合作办学

日前，由美国剑桥国际教育集团和北京诺林国际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的首届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峰会在京举行，与会嘉宾就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中美教育发展趋势等进行研讨。

在谈到中外合作办学时，宁波诺丁汉大学华英智慧教授的发言引起不少在场嘉宾的共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始于高等教育，今天正在向高中段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延伸。”他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应坚持办学的优质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互补性原则、辐射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在实际教学活动展开后，应鼓励和尝试小班化、互动性、研究式等为主的教学方式。

曾任马萨诸塞州教育部委员的 Dr. David P. Driscoll 则用诸多数据向来宾介绍了该州公立教育的情况，以及如何对多项教学质量数据对比分析，挖掘有效的激励学生进步的方法。他的发言引发了很多来自美国高中的代表的讨论。(李敬东)

英中学及大学衔接课程网上教育展开展

学生和家長应避免三个误区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日前，针对中学与大学前继续教育教育的2014年“英国中学及大学衔接课程网上教育展”(网址：<http://edu.163.com/special/liuxue/ukjiaoyuzhan.htm>)拉开帷幕，此次参展的16所院校不仅包括了知名的公立、私立和寄宿类学校，还包括了大学预科与应试辅导学院。

据介绍，在4月8日至5月9日长达一个月的展期中，学生和家長不用排队、不用赶场，可以自由、灵活地与院校代表和相关官员交流——首先，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英国院校代表以及文化教育处的教育官员将莅临多场新浪微访谈、网易博文在线答疑活动，对2014年留英政策及签证信息进行官方解读，并为学生提供招生计划、入学条件、课程分类、奖学金及英国当地生活状况的实用信息；其次，校方还将通过文字、图像和视频等资料，展现学校风采及该校学生真实的声音。

据悉，英国目前共有超过13万名中国留学生在读，其中约3.5万名就读于非高等教育类课程，而这一数字还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针对部分中国学生和家長存在的认识误区，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官员做了回应。比如，有家長误以为英国只有私立寄宿学校才提供中学教育，其实不是。英国中学从性质上分为寄宿中学、公立中学和私立学院；从形式上分为寄宿式和走读式，家長可以综合考虑自身经济状况和孩子自理能力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学生年龄还直接决定了可选择入读学校的类型：3-16岁以下的学生可选择入读寄宿中学、公立中学和私立学院；16岁以上的学生可选择入读公立中学和私立学院；由于大部分寄宿中学A-Level课程不招收年满或将近18岁(大于17岁半)的学生，需要家長及学生在选择寄宿中学课程时了解清楚。

此外，该官员强调，要避免专业选择盲目跟风，忽视孩子兴趣和优势；切忌盲目追求名校，而不对学校优势综合分析，忽视孩子自身实际情况。“留学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送孩子出国的根本目标是为培养其创造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的综合素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吃饭也是一大要事。在国内时，家中的父母长辈会为孩子料理好一切，但是到了国外，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国外的山水可能与国内无异，但是饮食习惯却千差万别，留学生在海外的饮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呢？

1 从不会做饭到亲自下厨

现如今，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很少做家务，下厨的机会就更更是少之又少。为了在他乡也能品尝到熟悉的味道，留学生们往往选择自己下厨。但下厨的情况，并不像“舌尖上的中国”里面让人垂涎欲滴，对于有些留学生来说，做饭实非易事。

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读大四的小徐，原本在家从不做饭，到了意大利之后，才开始每天下厨。起初只会煮面条，为了让自己的饮食更丰富一些，就开始研究各种菜肴的做法，后来还学会做当地的意大利海鲜烩饭。“到这里留学，不得不学会做饭，刚开始做菜经常失败，但是练着练着也就好了，有时在外面吃到了好吃的菜，还会到网上去查找电子菜谱进行实践，现在觉得做菜还是挺有趣的。”

在异乡寻找“中国味道”

杨亦静



而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悠悠告诉笔者：“做饭真的挺麻烦，我刚到悉尼的第一年会经常做饭，但是想要每天给自己做不同的菜肴，就很累心，主要是菜的种类不太丰富，买少量的材料回家做，价格也并不便宜。”曾在西班牙留学的王同学也有同样的感受：“超市卖的菜种类多，加上做中餐需要的调味料也不好买到，有时就懒得做饭了。外面吃饭方便很多，只有偶尔心血来潮，才会努力做一顿好吃的。”

2 外国餐馆也有中国美食

在外吃饭贵，是留学生普遍共识。在欧洲，一顿饭要花费人民币100到200元，很多留学生难以接受。然而，与我们想象中不同，国外的餐馆也能做出不少美食，其中就有中国美食。

在伦敦读研究生的张北表示在外用餐太贵了，“我很少在外面吃饭，很忙没有时间做饭时，都会买泡面或者三明治吃，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我可以买5个三明治了，伦敦的物价还是太高了。”

同样在伦敦的小秦则是“西餐党”，“我觉得自己和大部分留学生不太一样，我一般不做饭，基本都去外面的餐馆吃。”在伦敦大学学院读大四的小秦同学告诉笔者，自己不会做饭，经常去唐人街吃饭，大多会选择中餐或者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菜肴，价格一般是20镑一顿，虽然不便宜，但是还能接受。“这里的中餐胃口



图①：在西班牙的小王和她的同学们准备的火锅大餐。

图②：在英国利物浦的五月在家中用烤箱烤制

的姜饼人。图③：五月在利物浦的家中为自己做了一份炒饭作为晚餐。

图④：英国伯明翰的市场上售卖的猪蹄，1英镑3个，两英镑5个。

本文漫画来源：新浪微博



英国学生如何择校

张悦悦

英国大学除了有定期的校园开放日及提供校园参观预约服务之外，每个季度都会设置几个UCAS(英国全国高校招生机构)访问日，专门接待通过英国全国高校招生机构申请的学生和家長，以帮助学生在做出入学选择。日前，我供职的肯特大学刚举办了一个访问日，我第一次被派去代教系主任接待社会学系的申请人，任务包括和学生及其父母一起自助午餐，和申请生座谈及在茶歇时回答学生与家長的问题。

因为这是第一次做这种接待，我也不清楚申请生和家長一般都会关注哪方面的信息，但以朴素的理解，我想要“说服”学生选择我们，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展现我们系的名气与实力吧？所以我事先特意记下了很多数据，比如科研水平排名、学生满意度排名，庞大的教学范围与科目等。

其实在接待日当天，这些数据并没有派上太大用场，我发现原来英国的学生和家長关心的并非仅是学校或院系的名气，来访者其实更关注学校和个人及家庭情况的综合匹配度。除了“学校对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提供哪些辅助”，“城市生活节奏和文化气息如何”等这些和学业相关的问题之外，我发现家長们特别关心交通问题，比如学生每周坐火车回家是否需要倒车，高速火车需要多长时间等等——当然在谈这些问题时，在一旁的子女则表情各异。而在和学生的座谈会上，我发现关心的问题也很具体：“平均每个学生每周需要学习多长时间？”“我每个学期可以选几门自选课？跨系选课手续麻烦不麻烦？”“授课老师每周能有多少时间给我一对一的辅导？”“大三最后一年我一定要做论

文么？可以选课程代替吗？”

家的问题让我感叹天下父母心真的很相似，而学生的各种提问则让我颇有些佩服，因为从那些事无巨细的问题中能看出他们其实是在很认真地设想自己的未来。确实如同院长归纳的，在哪里度过自己3年最美好的时光，不是仅凭一个顶尖的排名就可以定夺的，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量身定做”。

不过我准备的诸多数据中，倒是有一项很有用，那就是毕业后的就业率！原来和中国家長一样，不少英国家長虽然尊重孩子的选择，但也十分关注就业前景，尤其近几年英国大学学费大幅增长之后，更多的学生需要依赖家庭储蓄入学，家長自然更在意自己的“投资回报率”。英国家長也担心社会科学太“软”，不好找工作。但在听说我们系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高达95%，很多家長一下子就放心很多。说实话，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一部分商学院，其实我都有点惊讶。但学校就业中心的同事告诉了我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目前专业越来越细，很多岗位特殊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面对本科毕业生，英国不少用人单位更看重求职者“可迁移技能”，而社会学这类“软”学科因为涉及很多职业都会用到的核心调研与分析方法，其就业的柔韧性反而很大呢。

